

人间物语

· ·

只有鸟儿吸引我的目光

苗非苗 文

回家路上,看到好些鸟。一只,一只,又一只。这是在吴都路中间被叫作公园的部分。我本来走在吴都路的右边,朝着东走,可车辆和行人好像停不下来,虽然不多,却时不时和你交错而过,有时候眼睛不知道该看着对面的人,还是直挺挺地穿过去,低着头也行,可我不想低头。我想看看那鸟是在啥地方叫。于是我拐了方向,在红灯还没有变绿灯的时候,穿过马路,来到了这中间比较安静的地方。这里有树,有河,还有鸟。河心不时泛起不那么波涛汹涌的一段水流,有时还喷出一米来高的水花。这些都不是河想这么做,或者河有能力这么做,据说是河里有机。这样硬生生地澎湃其实挺没意思,不再有小河流淌的声音,我喜欢水声,却不喜欢这样抽筋似的瞎闹腾。

最近鸟空前吸引了我的注意。以前,我只是觉得清晨的鸟叫是让我安稳的闹钟。我知道这时候即便醒来,也已经五点来钟,就不算失眠,一晚上的觉也就有了安心的交代。晨时的鸟们爱聊天,在不同地方叽叽喳喳,但不闹腾。天是静的,人是静的,车也不多,这三三两两的鸟叫自成天地。我躺在床上,听一会儿,笑笑,继续睡去。这些日子,我总想看鸟,不光是听,是想看那只说话的鸟在哪里,颇有点追踪到底的意思。一留意,才发

现,鸟真的很多。

前些天去徐州,跟海燕吹牛说看到一只大大的鸟,黑色,带着花边,海燕笑话我,那不就是花喜鹊嘛。我很惊讶,喜鹊竟有这么大,还这么漂亮。她说这边的鸟也就那么几种,喜鹊很多,灰喜鹊、花喜鹊、麻雀、布谷鸟……我长了点常识。我很笨,爱东看西看,却记不住都是啥名,什么纲,什么科,什么目。这样也好,倒不纠结这鸟是从哪个国度哪个家族来的,只管看它出现在我眼前的样子,听它叽喳。

今天这一路,鸟很多,黑色的,灰色的。它们好像喜欢在高处逗留,偶有几回是几只一起飞来飞去。只要我看见了,头就跟着转,往上,再往上。快走到五湖大道的桥下时,突然有一只超乎寻常大的灰鸟从河的一边飞过来,继而落在了我的对面。这只鸟慢慢走到一块大石头上,站住,静静地,一动不动。我也就一动不动,在河的这边看着它。我心想,它不动,我就不动,看它能站多久。鸟的后边是草丛,草丛前是时而沸腾的河,河这边是草,还有草后面的我。一人一鸟,人看着鸟,鸟却不知在看哪里,只是都安静着。鸟的后面有几人过去,鸟并不动。我也不动。我看不清它长什么样子。我想要不要拍下它的样子,可以发朋友圈。我没有动,只是想。后来又想了些

其他什么,这会却是不记得了。大概有五六分钟的样子,不长,却好像整个世界在这一瞬停下了。我终于拿起手机,拉近,拍下草、鸟,还有石头。只过了一会儿,这鸟动了,飞到了草丛的另一边,却不再在我的视线里。我重又抬起脚,慢腾腾往家走,游魂似的,很像那鸟初见时在石头上挪动的样子。

这条回家的路,平常大约要半个小时,今天倒是快一小时的样子。时间于我,完全不在一个世界。晃着,拉长了步子,木然看着偶尔经过的行人。只有鸟儿吸引着我的目光。快走到观顺道路口的时候,听到旁边的林子里有枝干裂开的声音,转过头去,只见一个成人的屁股在往草里钻,那草的中间有一团白,不知何物。只是那样一人高的草丛,密密麻麻地缠绕,钻进去要干嘛呢?或许是藏着什么。就不远处,是一堆垃圾,还有倒在地上的一丛蔷薇。那花还开着,却不知为何被砍倒拖到了这里。我看着有点难受,拿起手机,拍下了这花在世界上的临终场景。

从吴都路拐上去,就是我家所在的小区。路上没人。红绿灯止住了要冲过来的车群。这条静止的大路是我的,这是我的假想。我知道那车就在不远处,可我安于此时。那车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!

· ·

一个异乡人的乡愁

张振楣 文

那天上午,和李老在同庚厅喝茶,已近尾声,不少茶客都离开了,茶室开始冷清下来。我们打算再坐几分钟也要动身了。

茶室是这些年来热门场所,退休老人既可以借喝茶修身养性,又能以茶会友,还可排遣寂寞。

忽见一个陌生人朝我们快步走来。来者中等身材,60岁左右,手里抓着一瓶饮料,不打招呼就在我们旁边坐了下来。

没等我们反应过来,不速之客抢先问,你们是本地人吗?我们说是的。听到回答,他似乎有点小小的欣喜,紧接着自我介绍说,我是山西太原来的,8岁时随父母离开无锡去了山西太原,如今父母都已去世。这次来无锡是因为舅舅去世了,来奔丧的。

哦!无锡人三个字,一下子就缩短了陌生人与我们之间的距离。接下来,他说,当年姥姥家就住在新生路312号,姥姥就是无锡人说的舅婆。他8岁前一直在姥姥家,当年是无锡的姥姥把他一手带大的。

新生路312号在新生路北端,靠着公花园,与我们此刻喝茶的地方近在咫尺。我说我家也在新生路住过,在斜桥下。如此看来,在无锡的新生路上,我们还做过邻居呢。

生活在太原几十年,虽然早已融入异乡的风土人情,然而对

无锡的印象,并没有淡去,反而成为他浓浓的乡愁,如醇酒一样越陈越香。

他说,成年后每次来无锡,就如同回到了童年。童年在无锡的快乐是不可磨灭的,当然也是无法复制的。在公花园与小伙伴捉迷藏,在草地上翻跟头,在小弄堂里与小伙伴追逐嬉戏……

这是一个凉快的初夏上午,坐在江南风情的园林式茶室里,我们与一位异乡人因拥有共同的家园无锡,而一见如故。

他家中的简略情况是:父亲老家在马山附近的郊区,年轻时去部队当兵,回来后在企业工作,后来就带着全家内迁山西。他母亲毕业于无锡卫校,先后在无锡和太原当了一辈子医务工作者。他只知道离开无锡前他是姥姥带大的。8岁小孩的记忆,时而清晰,时而模糊。正是这又模糊又清晰的记忆,让他牵挂了一辈子,让他常常沉浸在童年的美好回忆中,直到今天,年纪越大越想念无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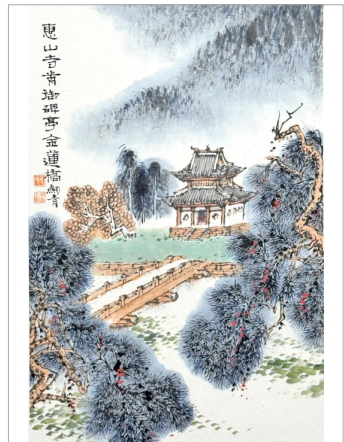
5年前他在太原一家国有房地产企业退休,退休后有了空闲,经济条件还可以,想念无锡就来,已经来无锡好几次了。他说无锡变化很大,变得越来越漂亮了。可惜他母亲83岁时去世,父亲90岁去世,两位老人都没有来得及看到今天的新无锡。

我们问他,我们二人用无锡

话交谈时你能不能听懂,他说基本能听懂,因为他母亲在太原家里,几十年说的一直是无锡话。乡音难改,乡情难忘。

同庚厅广场上的白鸽在快乐地觅食,一会儿又从容地飞向蓝天。桌上的茶味淡了,无锡的情却越来越浓了。我们同萍水相逢的山西人一起,谈无锡的过去,谈无锡的今天,谈崇安寺,谈新生路,谈小娄巷,谈皇亭,谈我们此刻所在的公花园……回望童年的无锡,他露出满足的神情。

无锡,珍藏着一个异乡人心中永远的牵挂,永远的乡愁!



金莲桥

· ·

邂逅崇仁古镇

精灵 文

前几日去浙江台州,问DeepSeek沿路可有歇脚的点,DeepSeek给出的答案是:崇仁古镇,因此误打误撞去了这个素昧平生的原生态古镇。

江南的雨,说来便来,起先细碎如珠,转瞬便织成了密网。我们狼狽地躲进了一处旧宅檐下,谁知竟闯进了一座紫砂的殿堂。屋内幽深寂静,满架紫砂器物在昏暗中幽幽泛着温润的光泽。

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安坐其间,她便是钱小英女士。她的手指轻抚过一把壶身,那动作温柔得像在抚摸婴儿的脸颊,时光的痕迹已刻入壶身,也深深蚀入她皮肤下的褶皱里。雨声骤密,敲打着屋檐,如同无数细小的手指叩击着木鱼,也叩开了钱老师记忆的闸门。

她声音低缓,讲起一段离奇往事:她的丈夫金先生,本是紫砂艺术大师,一日尝了河蚌,竟致腹部膨胀如鼓,十八天后便撒手人寰了。

她喉间滚动着低沉的叹息,仿佛那蚌壳的沉重,那十八天缓慢而窒息的生命倒计时,至今仍沉沉压在她的胸口,化作了喉间一声深长的呜咽。雨声淹没了她的话尾,那关于蚌精的诡秘揣测,也似沉入深水,湮灭于无声。

崇仁古镇在嵊州腹地已静立了千年,如同一个沉默的陶瓮,盛满了时光的流水。曲折的巷陌,爬满青苔的石桥,连绵的老屋,皆在无声诉说着旧日商旅的足迹与书生的吟哦。

雨水沿着灰黑的瓦当滑落,仿佛岁月凝成的泪滴,渗入青石板深深的缝隙里——金老师的离奇际遇,也仿佛成了古镇深埋的一粒异色砂砾,在记忆的深处隐隐作痛。

故事讲罢,我们选购了麦饭石的杯壶。灰白的石质握在手中粗粝微凉,仿佛从山涧深处拾起的原石。钱老师苍老的声音在身后低语:“此物纳垢吐清,最是洁净。”这轻语如雨点入心,我忽有所悟:岂止是石壶,整个崇仁古镇,何尝不也是这样一方巨大的“麦饭石”?它默默吸纳着千年的烟尘、世事的诡谲,将金老师这般惊心动魄的生死传奇,也悄然沉淀于它幽深的巷陌与老屋的暗影之下。

雨势渐收,我们步出店门。雨水洗过的石板路光可鉴人,倒映着两旁斑驳老屋的轮廓,也映着我们匆匆的形影。古镇如一幅淋漓未干的水墨画,在雨后显露出清冽的筋骨。檐角的水珠滴落,一声,又一声,从容叩击着石面,像是时间老人不倦的追问,在青石板上留下悠长的回响。

回到家中,新购的麦饭石壶置于案头。水沸烟起,倾入壶中,少顷,茶汤澄澈如玉,果然毫无浊气。轻啜一口,温热的清流滑入喉间,仿佛也涤荡了故事里残留的那份荫翳,只余古镇雨巷深处那缕幽凉的气息,缠绕于舌尖。

壶口茶烟如魂,袅袅升起,终归于无形。我凝视着粗朴的石壶,忽然洞见:崇仁这座古镇,亦如这麦饭石壶,它以深沉的怀抱,无言地承接了尘世间多少悲欢离合、生死玄奇?譬如钱小英那未尽的悲叹,金老师那蚌肉引发的无解劫数。

人世的悲欢传奇,不过是投向时光长河的石子。

崇仁古镇默然承纳着一切,如同麦饭石壶静静滤过茶水。它将那些惊惶、离奇与不可解的传说,在檐角滴雨的悠长韵律里,渐渐沉淀,归于寂静。

雨过天晴之后,古镇依旧以巷陌间清冽的气息,温柔款待着每一个迷途的过客。原来最深远的慈悲,便是将骇浪惊涛,化为了可饮的清茶;将生死的诡异惊心,酿成了檐下可听的一滴雨声——归于寂静,归于平常,归于生活本身那潮湿而温厚的底色。